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一至七百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吴　璁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詰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忠義第二

宋陶潛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有高節以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王仲德與兄元德同自苻堅中南奔投桓玄值玄初簒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畧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元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冐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爾事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高祖高祖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

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中兵參軍

王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為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為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携家出雒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為相國行參軍求還雒陽視母尋值關陜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旿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為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

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為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淩雲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為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黑矟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史缺名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

徐廣為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廣陪列悲動左右

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欷郭原平父世道有孝行太祖旌表之原平亦有至行為鄉里所推及太祖厭世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粰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賞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

彌

何子平有孝行州辟不就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己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

武念新野人為右將軍直閤太宗初即位四方為亂帝遣念秉驛還雍州綏撫為劉胡詐而殺之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為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返𢃄劉劭太宗嘉之為奉朝請

魯秀南寧將軍爽之子也初在魏太武以為尚書郎時

鄴民欲據城反太武遣秀嘗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為
太武所詰讓秀復恐懼太武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
天祚為魏所没太武引置左右與秀相見勸令歸降秀
納之天祚廣平人為殿中將軍有武力文帝元嘉二十
七年助戍彭城會孝武遣將劉泰之輕軍襲魏於汝陽
天祚督戰戰敗被創為魏所獲天祚妙善針術太武深
加愛賞或與同輿常不離於側封為南安公太武北還
蕃天祚因其沉醉偽若受使督功後軍者所至輕罰天

祚為太武所愛羣下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為山陽太守明帝初興四方同反魏太武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太武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嘗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魏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太武許之長社戍兵有六七百人爽謂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衆盡殺之馳入虎牢爽

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晉朝負衅三世生長絶域遠身戎狄兄弟合門淪黙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葢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非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敵人猖狂豺豕其志虐遍華戎怨結幽顯自旰貽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沉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義奮梟馘

醜徒憑恃皇威肅清逋穢牢落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清
塵徽雪凤負方當來骸北闕待戮司冦濡節未申腹心
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藩文武兼姿遠邇欽順泳
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迫
丹心仰希懐遠謹遣同義頼川聶元初奉辭陳聞鑾馳
驛以聞帝大悦下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
義志幹烈忠誠久著撫兹福先闔門效欵招集義鋭梟
剪獯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頽當

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迢
其忠畧爽可督司州之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
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
其同諸子弟及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
南齊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父為薛令安民隨在縣宋元
嘉中沒魏率部曲自拔南歸及元凶作逆使安民領支
軍并降義師拔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
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

劉善明平原人也宋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事仍舉秀才對策强直孝武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清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簿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懐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

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秉民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為寧朔長史北海太守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為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璟之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裴叔業武帝時為寧蠻校尉長史廣平太守永明九年

雍州刺史王奐死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武帝以其有幹用仍留為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梁柳敬禮為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常先登陷陣甚著威名臺城没敬禮與兄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

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范桃棒爲侯景儀同及景陷東府城桃棒密遣使送欵朝廷乞降會事泄見殺

陸緝秦郡人也侯景陷臺城緝與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城侯寧爲主以距景景將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

祖皓為江都令時侯景叛皓起兵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中書舍人蕭勔為刺史又結魏人為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監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狥城中無少長皆斬之

張彪會稽人大寳初侯景專政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彪遣別將

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

羊鵾字子鵬都官尚書侃之子臺城陷侯景以為庫直將軍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鵾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鵾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鵾斬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稍刺殺之世祖以鵾為青州刺史封昌國侯

陳侯瑱初仕梁為趙武將軍隨鄱陽王蕭範鎮合肥及侯景圍臺城範乃遣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

嗣退還合肥乃隨範徙鎮湓城俄而範及嗣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因而刃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將于慶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於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慶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武臣將軍南兗州刺史郫縣侯邑一千戸

沈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吳興郡梁滅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不忍見許事分受死爾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

周敷臨川人也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多歸之梁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衆以討賊為名時內史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內有欲侵掠於毅敷護之親

率其黨捍衛送至豫章時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䘏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復反殺續以降周廸廸素無簿閥恐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廸甚恭廸大憑仗之漸有兵衆廸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武威將軍寧州刺史

顧野王吳郡人也為宣城王賓客梁侯景之亂野王丁

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於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辨甚嘉之使監海鹽縣

岑之敬為南沙令侯景之亂之敬率令所部赴援京邑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

蔡景歷仕梁為海陽令侯景之亂梁簡文帝為景所幽

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帝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

沈衆仕梁為太子舍人兼散騎常侍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衆家代所隷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軍容甚整景深憚之尋授衆為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降於景景平元帝以為太子庶子

任忠汝陰人也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

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熈太守梅伯
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
冦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
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熈侯景平授蕩冦將軍
樊毅南陽人少習武善射梁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
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清溪戰没毅將宗族子弟赴江
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
右中郎將

魯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為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廪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鎮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景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

魯廣達仕梁為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

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侯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烱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

後魏尉古真代人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拉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

封偉伯為蕭寶夤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

房士達清河人為京兆王繼大將軍府騎兵參軍孝昌中其鄉人劉均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為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

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三千餘人東西討擊悉

破平之

崔寛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

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嘗歎曰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廵剖乃總率同義使

寛送欵

裴駿者聞喜侯雙碩之子性方簡有禮度鄉里宗敬焉

蓋呉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黨應之殘破諸縣

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今為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士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太武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

房法壽清河驛募人招集壯士嘗有百數宋景和末遇
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應
宋明帝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合
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為司馬累破道固軍加法壽綏邊
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懼復歸宋乃罷兵
王玄威恒農北陜人獻文之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
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
玄威稱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

體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
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
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公除日詔送白紬袴褶
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韋元恢東海太守合宗之子孝明時值刺史元法僧據
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為法僧所害時
人傷惜之
鄭仲明為太尉屬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

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為城民所殺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挾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侯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僕射仲明初謀起義令其長子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扳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崔孝演清河人少無宦情浮沉鄉里河間王琛為定州

刺史以為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為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

高敬猷為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寅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寅謀逆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蘇湛為蕭寶寅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

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
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
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
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
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
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
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
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

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户庭願乞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寳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寳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寳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説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寳夤周旋契闊言能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

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
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崔光韶清河東武城人為廷尉卿孝莊末還鄉里後刺
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
南郭劫光韶以兵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
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爾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
之敬而不敢害
高子儒字孝禮元顥入雒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

踰河至行宫莊帝見之具訪雒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雒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懐亦大慰朕意乃授秘書郎中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一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忠義第三

北齊高乾仕魏為司徒中兵遷員外孝莊在藩乾潜相託附兄弟本有從横志及爾朱殺害人士乾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廵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

降朝廷以乾為給事黄門侍郎爾朱榮以乾不應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榮死乾馳赴雒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抜劒起舞請以死自效俄而爾朱兆入雒尋遣其監軍孫白鷂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有報復之心白鷂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郡殺白鷂執刺史元仲宗推

封隆之權行州事為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泪交下將士莫不哀憤昂初為魏直閤將軍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

劉海寶少輕俠然為州里所愛高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洲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爾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海寶弟叔宗仍歸

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

封隆之魏永安中爲河内太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爾朱兆入雒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爾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等並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讐雪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克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

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悦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悦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賊爾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擯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强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揭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禄大夫

後周韓雄少敢勇膂力絶人自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雒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北行臺楊琚共為犄角抄掠東魏所向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雒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畧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

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為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雒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宏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楊寬父均初仕魏為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寬從均以功拜行臺郎中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帝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為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

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楊寛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强之以行亦恐不為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

盧光初仕魏為員外侍郎及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大統六軍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

柳霞仕後梁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宣帝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周霞乃辭宣帝曰陛下中興鼎運龍

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鑒炤亮臣此心宣帝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宣帝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

侯植後魏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植乃散家財募勇討賊以功拜統軍

隋柳機初仕後周為華州刺史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房彥謙仕齊為齊州主簿及周師入鄴齊王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翊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於家

滎建緒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

建緒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隂有禪代之計因謂
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
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
皇初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
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
也
周羅睺仕陳為散騎常侍煬帝為晉王伐陳羅睺督巴
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渡相持踰月遇丹

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高祖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禄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

陶世模仁壽初為嵐州司馬漢王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被囚及諒平

拜開府授大興令

骨儀煬帝末為京兆郡丞衛玄領京兆内史唐公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絶

馮慈明大業末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遣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諭以舉兵之意慈明曰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

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承務郎

唐任瓌年十九初仕陳為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

盧祖尚光州人隋末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為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皆感激

呂子臧隋末為南陽郡丞高祖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被弑高祖遣其女壻薛君倩齎手詔諭㫖子臧於是為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王景暠河東聞喜人初呂崇茂之反宋金剛又冦澮州景暠率鄉黨千餘家據險而抗賊卒得保全太宗嘉之令檢校桐鄉令景暠若辭不受改為驃騎將軍又不受高祖聞而徵之及見勞之曰卿固守忠誠克全鄉曲國有常典所以授官卿每辭不受何也景暠對曰抗拒逆人臣之常分臣不敢以為功桐鄉則臣之本縣州里之情臣不能無阿曲所以辭高祖善其對勞之曰卿識理者國有彝典豈得遂卿本意於是封為桐鄉侯加位開

府馬
王雄誕吳王杜伏威之將伏威入朝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誕公祏將為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為族滅事邪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
楊初成虢州人也天后廢中宗為廬陵王初成偽稱郎將矯制於都市募人欲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坐斬家

口籍没中宗即位下制曰虢州人故楊初成往者運屬殷憂志懷忠讜將迎六飛之駕反罹五刑之罰身既伏誅家又從坐言念誠節深可哀矜宜有褒榮式稱忠順可贈左驍衛翊府左郎將

周憬壽春人為武當丞與王同皎叶謀誅武三思及事泄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韋后亂朝樹寵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臣吾知其滅亡不久

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
蘇安恒為習藝館内教節愍太子之弑也武三思言安
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贈諫議大夫
燕欽融為許州司戶叅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
羣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武延秀中書令宗楚
客等將危社稷欽融上奏其事庶人怒勸中宗召欽融
廷見撲殺之
郎岌定州人上書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為亂之狀韋

庶人又勸帝殺之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為太常工人睿宗為皇嗣得侍左
右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
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認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即
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胷五臟並出流血被地因絶而仆則天聞之令轝入宫
中遣醫人却内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之經宿金藏
始蘇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

忠也即令俊臣停推

張玠兖州人少豪俠輕財重客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廷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豪士張貴君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上聞擇木張孚皆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

趙復為永樂尉至德二年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

破賊於潼關復與河東郡司戶韓旻司士徐旲及宗子李藏鋒先陷賊中同謀翻城為内應候官軍至開門納之斬賊軍數千級偽蒲州刺史崔乾祐獨以麾下數千騎走收其散卒圍安邑欲保之百姓等偽降開城門納乾祐軍設伏於其内縱賊千餘騎入縣門殺盡殺之唯乾祐未入得脫走

楊務欽本安慶緒將也至德六年二月内務欽等為賊守陝郡潛圖歸順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

城中賊將不同已者即日翻城為我守陜兼收太倉郡中金帛器械山積賊聞之遂令賊將安武臣領兵攻務欽苦戰而死郡中百姓並為賊所屠

令狐彰為左衛員外郎將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偽署為城内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偽署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

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於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因萬定以聞自禄山搆逆為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甚悦賜書慰勞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悉力為用因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奬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乘幷幄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

史滑亳魏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禄大夫鎮滑州

委平殘寇

李惟簡成德軍節度寶臣之子建中年王武俊誅其兄

惟岳乃械送京師德宗拘之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

亂惟簡斬關而出奔及行在率兵與賊戰有功加御史

中丞扈從興元祭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

張子良為潤州兵馬使李錡叛使子良與李奉先田少卿

領兵分路收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

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廻戈趨城執錡以歸順鄭嘗為新蔡節度判官時節度留後吳少誠日務完聚不奉朝命嘗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使試校書郎劉涉假為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李嘉節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二十餘人將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官嘗等遂乃舉事或以告之者遂殺李嘉節等由是各持偽詔請罪誠皆宥之遣使殺張伯元於申州其大將宋旻曹濟奔於京師

李觀為坊州防遏使以憂免居盩厔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鑾駕之陜觀於盩厔率鄉里子弟千餘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

劉悟為淄青牙門右職元和末詔討李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偽疾不出令都虞侯往迎之使者果以誠告云奉命殺悟以都虞侯代之都虞侯即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遂召諸將與謀曰魏博兵强出戰必敗今天子

所謀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廹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戎以取鄆州轉危亡為富貴邪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趣鄆圍其内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梟師道首以獻時十四年二月九日也悟自淄青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擢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户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咸通十年龎勛亂徐泗時杜

慆守泗州賊極力攻之讜寓居廣陵乃仗劒挐小艇趨泗口貫賊栅入城見慆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候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為即欲揮劒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遂甲士三百

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乃退舍

後唐李愚唐末為假官滄州盧彦威署為安陵簿丁憂去職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津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以昭宗頻害宦者同謀廢立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聞其事私心痛憤乃求見華帥韓建致書喻以禍福其大旨曰僕關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為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

殺害義之事嘗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涉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兇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唯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迎奉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時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

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而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墅建草檄欲布於諸鎮事未集而崔中書殺二兇昭宗反正

周李澣初仕晉為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盧帳北行北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為述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蟬得

舍利為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嘗微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潛至澣所密諜還計澣亦致書於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澣覊離異域嘗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澣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廻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

又奏陰事曰昨田重霸至為無與蕭海真詔勑秖有兄
濤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却回至五月四日海
真差中門使趙珮傳語臣云昨擬差人齎絹書上南朝
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
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懐内遺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為
臣既認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斛里來呈與書詔當時
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測至五
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内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

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
此人且迴諸事宿時一一説與巳令口奏候南朝有文
字來則别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目前所得至於機事
兵勢權謀非臣愚為敢陳鄙欵伏乞妙延良弼周訪嘉
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丹述律事云今
王驕騃唯好擊鞠耽於内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
不同巳前親密貴臣尚懷異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備奏
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為身計大好秉其亂弱之時計亦

易和若辦得來討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

為可東也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二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忠烈　死節

忠烈

夫有生者世之所共貴守死者人之所甚難而有委質事君陳力就列遭時不造秉節無貳冒難履險而罔憚齎志畢命而是圖自非内藴專精之誠舉無媮苟之念

保丹赤而自誓經顛沛而不渝又安能比鴻毛以自輕履虎尾而弗畏者也中代而下不乏其人觀其植節匪遷徇義為務臨危益厲視死如歸古人云疾風知勁草斯之謂矣其或脫坎窞之阨免鯨鯢之害功濟於世身享其榮者亦固有焉

漢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

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嘉聞而
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
後漢閻忠漁陽人前為信都令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刼
忠為主統二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死
魏賈逵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
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幷軍急攻之城將
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
將以兵刼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

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臣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蜀諸葛尚瞻之子也時瞻為行都護衛將軍魏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尚歎曰父子荷國重

恩不早斬黄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前軍而死黄皓後主所任邪臣也

晉賈渾惠帝大安中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寇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易雄長沙瀏陽人為舂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

姑熟以檄示馬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
安以生為今日即戮得為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
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
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
宋劉伯宗渤海太守乘民從弟也明帝初青州刺史沈
文秀舉兵同薛安都反乘民據臨濟城起義伯宗合率
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
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

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為兩亡及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

傅弘之為雍州治平從事為赫連瓌所襲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為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賈襲宗定陵人也劉胡叛淮南本縣已為胡所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板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海內窺覦神器未

聞奇謀遠畧而為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
胡斬之
梁顔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荆州也以見遠
為録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俄兼中
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
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也
霍儁為廣陵令太清二年侯景反既陷東府城郡邵陵
王綸率馬步三萬討之為景所敗景獲儁等來送城下

狗之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

陳沈烱仕梁為尚書左民侍郎出為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居正入援京師以烱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烱委以書記之任烱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烱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

裴政初仕梁為黄門侍郎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叔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鏁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東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

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
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
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
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
隋陶模高祖時為嵐州司馬漢王諒據幷州反刺史喬
鍾葵發兵赴逆模諫之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
兵氣辭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
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

敬釗為繁畤令漢王諒據并州反釗不從賊既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再三鍾葵怒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耶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

馮慈明煬帝時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雒追兵擊密至鄢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兾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

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
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
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
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
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
楊善會大業中拜清河通守竇建徳自號長樂王來攻
信都復擾臨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
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徳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

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但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汝輒敢欲相吏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松贇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為厚所獲厚令贇謂城中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為官軍覘賊邂逅

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鋭氣益倍北海卒完

唐靳孝謨仕隋為朝邑縣法司義兵濟河授正議大夫受詔安集邊郡多有降附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行至鹽州為梁師都所陷孝謨見師都竟不屈節臨之以兵顔色不變罵師都極口由是見害高祖聞而嘉歎者久之

唐安金藏為太常工人時睿宗為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鞫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臟並出流血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舁入宫中遣醫人却内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周憬壽春人慷慨有節操中宗神龍中與光禄卿王同

皎密謀誅武三思及事泄遁於比干廟乃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昔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我忠自殺又曰韋后亂朝樹寵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韋氏及三思果亦誅滅

甄濟為安祿山范陽掌書記察祿山有異圖乃偽嘔血遂舁歸及祿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來召察其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

云去不得李揆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欷歔嗟嘆

因李揆等退以實病報

張巡為真源令姚誾為城父令與巡官聯相善及安祿山反舉兵渡河時靈昌太守吳王祇濟南太守李清單父尉賈賁各招召義徒數千人與巡誾等同拒逆黨雍丘令狐潮據城以應祿山百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仆於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

縛開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賁聞之入其城領衆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志將殺之先磔其子於城上示潮使人告之若降我吾捨汝潮又不從亦殺之後磔其母亦不從復殺之吳王祇表賁忠爲監察御史會賁與潮戰爲潮所殺巡先領兵爲賁犄角及賁死因統其衆而守其城潮與賊將李庭望攻圍數月竟不拔賊因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絶路仍斷其外救巡度雍丘小城不足以禦外敵乃開門驅百姓詐降令將士持弓弩引

潰巡以銳卒數百殿其後且行且戰夜投睢陽城見許遠姚誾等共謀捍守朝廷壯之累遷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誾官亦至郎中遠為侍御史賊將尹子奇圍城經數月求救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竟不之救城中糧盡米斗價至八百後至人相食析骸以爨巡恐人心有變呼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而令之曰諸公等戮力為國家守城巡不能以肉啖將士豈敢戀其寵愛乎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後括城中婦人盡以男夫老小繼

之口尚四五萬初求救於賀蘭進明巡遣帳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之臨淮見進明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兵之意霽雲泣而謂之曰强冦陵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所出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老小相食殆盡張中丞自殺愛妾以饗軍士今見存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亦不利於大夫耳霽雲所以持尺刃晝伏夜動匍匐以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意乎霽

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𨚫還睢陽數日得達城中懸繩而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廵在城中每戰登埤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已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城今使逆賊陵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廵問之曰聞公每督戰則皆眥裂齒碎實有之否廵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

奇以大刀剔其口見有齒在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駡
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赦之左右曰此人必
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霽雲及闔亦皆
同日遇害唯許遠生擒送雒陽安慶緒將投河北哥舒
翰程千里許遠等三十餘人皆舍於偽客省及慶緒敗
渡河北走使嚴莊盡害之而後行
石演芬為朔方節度使李懐光養子累至右武鋒都將
興元初懐光軍屯三橋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食客

部成義容疏具言懐光無狀請即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懐光子琟琟密報其父懐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為腹心公亦以演芬為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下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死以事一人幸得免呼為賊死常分也懐光初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之士也可令快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故贈兵部尚書仍贈錢三百千又捕得郜成義

于朔方軍戮之

高郢字公楚李懷光統邠寧奏署幕僚累轉副元帥判官懷光背恩將歸河中郢言曰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候郢郢乃諭以逆順之理且言天寶以來阻兵今誰在者況國家仗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絶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璀震懼流淚氣索明

年春郢與鄀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入

李鄘字建侯為秘書省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蒲津叛鄘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偽白懷光曰凡病在雒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鄘皆遣行後懷光責之對曰鄘名隸軍籍不得

隨侍老母柰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時與高郢同在賊庭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鄘詰責鄘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

張名振為李懷光左都將德宗興元元年德宗詔賜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名振大呼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敬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

皆族滅今欲何為是資忠義之士立功勲耳懐光聞之召名振謂之曰我不反為賊強盛須蓄鋭候時耳無幾懐光引軍入咸陽名振又曰向者言不反今抜軍此來何也何不以兵急攻朱泚收復京城取大富貴是善計也懐光聞之曰名振病狂也使杖殺之

後唐姚洪為指揮使率兵千人鎮閬州洪嘗為汴之小校經事東川節度董璋璋叛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

璋謂洪曰爾頃為健兒由吾奬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於廁何相負耶洪大駡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寸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駡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

賜頗優

沙守榮為弓箭庫使應順元年三月閔帝以潞王兵至

出奔衛州遇鎮州節度使石敬瑭（即晉高祖）諭以潞王危社

稷康義誠已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於路

謀社稷之計石曰衛州王宏贄宿舊諳事且往宏贄圖

之石馳騎而前見宏贄曰播遷至此危廹吾戚藩也何

以圖全宏贄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於奔廹之中亦

有將相國家法物所以軍民瞻奉不覺其亡也今宰執

近臣從乎寶玉法物從乎詢之無有宏贄曰大樹將顛
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無一人將相擁從安能
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也今六軍將士總在潞邸
矣公縱以戚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宏贄同謁於驛亭
並坐謀之石以宏贄所陳以聞守榮前謂石曰主上即
明宗愛子公明宗愛壻富貴既同受休戚合共之故謀
之戚藩原期安復今翻索從臣國寶欲以此為辭為賊
筭天子乎乃抽佩刀刺石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軍

戰而死

死節

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曰臨陣無勇非孝也又曰臨難無苟免是知束髮事君竭誠許國蓋臣子之常分也若乃辭色慷慨承白刃而不顧膽氣倜儻雖衆潰而獨死或抗節不從於戎首或城陷不屈其剛操或後進已至詎肯解舟而輕去或主帥前却自率屬兵而赴敵此皆抗志忠烈垂名竹帛至如以杙抉傷得矛亡戟

一則恥不終其賜一則恨不快其心至於畢命抑其次也

臧堅魯臧紇之族也齊侯伐魯北鄙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恩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也

敝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為娶婦之辭以與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

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

平阿餘子齊人也齊晉相與戰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餘子官氏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也遇高唐之孤叔無孫孤特立尊也叔姓無孫名餘子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餘子曰嘻

還反戟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漢路中大夫姓路為中大夫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與之同名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

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後漢張況光武初為常山關長時年八十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帝甚哀之

杜篤為車騎將軍馬防從事章帝建初三年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没於射姑山

嚴授為漁陽太守張顯兵馬掾安帝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冦漁陽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烟火急趨之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促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

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
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墜馬福以身擁
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守節詔書褒歎
孟嘗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
雒晧為中牟令靈帝中平四年二月滎陽賊殺晧及主
簿潘業晧等與賊戰臨陣不顧皆被害
袁祕字永寧汝南人閎之孫也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
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

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張仲然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戰謙以得免詔旌衪等門閭號曰七賢

魏夏侯榮征西將軍淵之第五子年十三從太祖於漢中戰敗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任難馬所逃死乃奮勇而戰遂没于陣

杜畿為司隸校尉文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

遇風没帝為之流涕

劉整為士齊王嘉平中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遂殺之

鄭像為士時吳將諸葛恪圍合肥城中遣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

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雖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而死後追賜像爵關内侯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來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

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令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兾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

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蜀傅僉史不載其官與武興督蔣舒守關口鍾會伐蜀別將攻之舒將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已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魏人義之

張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而死

程畿字季然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雖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黄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

屬軍士期於必死臨陳見殺

晉毛嶷司州刺史德祖次弟德祖戍武牢為魏所没嶷及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没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宋沈勁為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為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

荀瑍頴陰人也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

王應之為衡陽內史時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從事何惠文為惠文所殺

南齊陳光静為郢州刺史張冲中兵參軍梁王義師起冲拒之梁王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遣光静等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静戰死

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高祖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隷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為賊所攻城陷

見害
蘭夏禮安南將軍欽子也侯景至歷陽其部曲邀擊景兵敗夏禮死之
陳楊孝辨中領軍魯廣達友人也時賀若弼軍乘勝至宫城廣達為中領軍苦戰不息孝辨時從廣達在軍中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辨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亡
唐宗大業末為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城宗

抗節不從遂遇害

唐尹元貞河閒人也為曲阿令天后文明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亂元貞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乃率兵赴救若戰力屈為賊所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

李奂為河閒司法天寶末史思明圍饒州太守盧全誠陸渾令李系拒之奂以七千人救之為思明所敗後賊將尹子奇圍河閒四十餘日平原太守顏真卿使將和

琳領一萬一千人馬數百疋以救之官軍去城二十餘里北風嚴烈鼓聲絶不相聞思明使兵亂擊之官軍敗生擒和琳至城下思明既至合勢賊軍大振從外築道為高堤以入城城上戰不勝退至街巷又戰城中大潰與為賊所擒送至東京為祿山所害

翟景珂本潯陽人後家於濮州之鄄城倜儻有膽氣鄉里稱之貞明初與太原兵夾河而軍濮州隣境疲於俘剽景珂聚鄉邑入保永定驛固守踰年景珂戰歿衆潰

後唐王緘在莊宗募府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没於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其初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安承規為昭義軍都虞候光火賊武章等刼州獄奪其黨類承規獨禦之久無救應為衆所殺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三